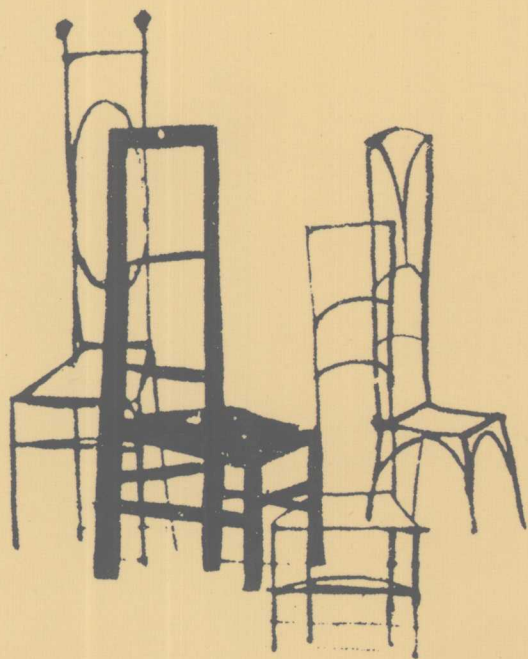


薛冰著

# 版本杂谈



山東畫報出版社

# 版本杂谈

薛冰著

山東畫報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版本杂谈 / 薛冰著. —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9. 1  
ISBN 978-7-80713-755-9

I. 版… II. 薛… III. ①版本—研究—中国—近代②版本—研究—中国—现代 IV. G256.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60495 号

责任编辑 徐峙立

装帧设计 李海峰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470

市场部 (0531) 82098479 82098476(传真)

网 址 <http://www.hbcbs.com.cn>

电子信箱 [hbcbs@sdpress.com.cn](mailto:hbcbs@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规 格 150 × 228 毫米

20 印张 319 幅图 18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定 价 2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资料室联系调换。

## 序

十年藏书热，故纸赛黄金。当今中国，越来越多的人奋身投入藏书大潮，上九天，下五洋，淘书觅纸。随着中国历史上第四次收藏高潮的兴起，古旧书潜在的经济价值浮出水面，得到社会普遍认同，其收藏地位也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与历史上前三次收藏高潮不同，这一次的收藏主体，不再是皇室官僚，也不仅是专家学者，而更多的是平头百姓。民间收藏的蓬勃兴盛，预示着收藏活动正在由小众文化转变为大众文化，这也就决定了中国收藏的前景，将是一片无比广阔的天地。

就藏书领域而言，现在的藏书人，大致可以分为几个层面。一方面，原先的爱书人，因为所选对象的价值得到充分肯定，激起更大的收藏热情；另一方面，书价连年大幅攀升的趋势，吸引了相当一部分投资者，包括企业财团，时出大手笔；再一方面，一些初涉收藏圈的新手，以为旧书易得，投入不高，赝品尤少，也就放心地由此入门。不夸张地说，现在的古旧书市场上，真是什么书都有人去买、什么价都有人敢出。

图书收藏，与其他收藏领域一样，在摸索下海的阶段，有一些盲目性自是在所难免。有的人跟着兴趣走，有的人跟着市场走，有的人跟着传媒走，有的人跟着感觉走，只要能够自得其乐，也就无可非议。不过，一个人倘若真正有志在藏书领域中大显身手，那就或迟或早，总会去扣

版本学的大门。

版本学这门学问，并不玄虚，简单地说，就是弄清世界上大致有些什么图书，它们各具有什么样的形态，在出版史上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并从中探究其特点与规律，以求对图书版本给予正确评价。由此自然也就可以明白，为什么某些书令人喜爱，某些书却让人不屑一顾；为什么有的书迟早会成为藏界的宠儿，有的书却永远难登大雅之堂。

传统的版本学，都是从图书的“人之初”开始说起，重点在宋、元，而延及明、清，论及清代道光以降的图书版本状况，往往以“衰退”二字一笔带过；对于近现代图书版本，即偶有涉及，也语焉不详。然而，今天的读者与藏书者有可能接触到的古旧书，基本上是近现代出版物；就是在拍卖场上，近现代出版物所占的比重也与日俱增，且多有不俗的表现。当代的民间藏书活动，最迫切需要的，就是在近现代图书版本上的指导。而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正统版本学，恰恰在近现代图书版本的研究上，几乎是空白。

这种理论与实践的错位，固然有理论必然后于实践的因素，但对于近现代图书版本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可能是更深层的因素。有的人误以为只有古籍才谈得上版本问题，版本学就是以古籍版本为研究对象的；有的人则认定近现代是中国图书版本的“衰退”时期，乏善可陈，自不足论。

笔者以为，所谓中国图书出版在近现代的“衰退”，只是一个基于雕版印刷技术的简单判断，并不符合出版史的实际。恰恰相反，十九世纪后半叶，西方印刷技术进入中国，此后一百余年间，是中国图书出版品种最为丰富、数量空前增加的时期，也是版本形态变化最为繁复、进步最为迅速的时期。

然而，对于近现代图书版本的讨论，多仍局限于具体与微观的角度，除了姜德明先生的《新文学版本》外，至今尚未见有人对中国近现代图书版本作宏观、系统、全面、规范地研究，未见有够分量的近现代图书

版本论著问世，不能不说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遗憾。

有鉴于此，笔者才不揣浅陋，下决心来撰写这一本讨论中国近现代图书版本的小书。

近现代一百年，是古老中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一百年。中国的出版业，同样也面临着—场脱胎换骨的巨变。西方现代印刷技术进入中国之后，中国传统的雕版印刷技术，与新技术有一个并存的时期，但在短短几十年之间，就急剧衰退，终至完全退出出版产业；照相石印和铅字排印成为中国图书出版的主流，西式的平装和精装也取代了传统的线装形式。这一变化对于中国文化启蒙、思想进步、社会发展的意义，不是本书所讨论的范畴；这里只强调—点，即图书版本形式的变化，是—社会文明变化的重要表征之一。无视这种变化，轻视这种变化，都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同时，—阶段中不断革新的制版印刷技术，不断提高的图书装帧艺术，不断完善—的版权保护办法，产生了极其丰富的图书版本形态。只要看—看本书的目录，就可以大致勾勒出—百—花齐放图景的轮廓。然后，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随着电脑激光照排技术的普及与提高，印刷技艺又渐趋统一。出版史上—“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轮回，暂时告—段落。对于今天的专业研究者，梳理—切，都是相当严峻的课题。至于普通的读者和收藏者，面对—些问题，自然会有更大的难度。

所以，本书试图还版本学以实践学问的本相，希望它能成为—种普及性的具有直接参考意义的工具书，当然，也希望它能成为近现代图书版本学建设的—方引玉之砖，铺路之石。

本书定名《版本杂谈》，准确地说，应该是《近现代版本杂谈》。

在这本小书中，笔者尝试以版本学的基本概念为经，以图书实证为纬，编织近现代中国出版的宏观图景。虽然书中列举出大量实例，其目的并不在于孤立地对某种珍稀版本做鉴赏或评价，也无意为书友—们选择藏品方向出谋划策，而是力图从实例出发，说清近现代时期，大致产

生了哪些版本形态，各有什么特征，与此前此后的同类版本有什么联系与差异，在鉴赏、评判时应掌握什么标准，注意哪些问题，等等。也就是说，希望能够在近现代图书版本的总体状态及其沿革变迁的认识上，为读者朋友提供一些基本的方法，也提供一些参照的样本。

读书做学问需要了解版本，收藏图书同样需要了解版本，两者既有共通之处，各自的侧重点也有不同。本书虽侧重于图书的外在形式，当然也不可能完全不涉及图书内容与评价，以及著作者生平，出版者情况，流传与收藏等书前书后的故事。叙述的顺序，则大体依照图书生产的客观过程，即成稿、制版、印刷、装订、版权、装帧，最后是“书外之物”，据此分为七辑。凡前人论述较多的方面从简，反之则尽可能详备。

笔者不是版本学专家，写作的过程，也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探索的过程。

首先，由于近现代图书版本形态的丰富，远超出了传统版本学的旧有范畴，不但对原有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时有突破，也必然需要引入一批新的名词术语。好在版本学的基本概念和研究方法，原本就是从图书存在与发展的实践中抽象出来的，故而笔者可以借助于约定俗成的概念，并试图对这些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进行较规范的界定。至于这些概念的选择是否合适，阐释是否准确，都有待书友、尤其是专家的评判。

其次，笔者由所知所见的近现代出版物出发，分类归并，梳出头绪，理顺脉络，从而确定篇目，这一结构框架是否能够完整、科学地体现近现代出版的全景，也有待检验。

第三，对于所论及的每一种版本形态，主要从寒舍所藏中，提供具体的图书样本，选配适当的书影与图片，所以未必就是最典型的例证。

不过，本书毕竟源出于笔者淘书、读书三十年经验，对于在版本学实践中，哪些地方会发生疑难，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可以说比较了解。因此，无论这本书在理论上如何稚拙与生涩，对于爱书、藏书的读者，或许更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 目 录

1	序
1	手稿本与修改稿本
6	誊清稿本与编辑稿本
11	传抄本
16	影抄本
19	批校本
24	题跋本
29	修订本
32	日记和书信
37	家谱
41	文书
46	档案
50	雕版本
54	写刻本
58	重刻本
63	影刻本
67	增刻本
71	木活字本
75	拓本
79	红印本和蓝印本
83	套印本
87	后印本



91	线装铅印本
95	石印本
101	珂罗版印本
105	影印本
110	名家手迹影印本
114	影印插图本
119	早期横排本
125	单彩印本
129	油印本
134	土纸本
139	摄影、晒蓝与复印
144	计算机激光照排
149	线装本
154	西式装订本
158	毛边本
162	精装本
169	软精装本
172	烫金与压空
175	同书的不同装订
179	开本
183	异型开本
188	版权
193	版权凭证
197	保密本与编号本

203	内部发行
212	非卖品
217	自印本与准印本
223	征求意见本
229	征订样本
234	丛书零种与抽印本
239	印数
243	封面装帧
249	社标
254	扉页与环衬
258	正文版式与装饰
263	插图装帧
268	插图艺术
274	著者签赠本
279	书首赠言
283	转赠、代赠及其他
288	名家旧藏本
293	私藏趣印
297	馆藏印记
302	藏书票

## 手稿本与修改稿本

稿本，又称手稿，原稿，是图书作者的原始文本，也是图书版本的原初形态。一个人著书立说，首先要写成稿本，然后才谈得上交付印刷出版。也有些稿本，由于各种原因最终未能出版，便成为这一著述的唯一版本形式。尽管很多图书的稿本都已不存于世，但从理论上说，每一部书都是以稿本为基础的。所以论述图书版本，当从稿本开始。

稿本仍属较为宽泛的概念。在稿本的完成过程中，往往还会产生不同的版本形态。如有的著者在草成初稿后，要经过若干次修改，再定稿誊清，版本学中通常将这几类稿本，分别称为手稿本、修改稿本、誊清稿本。这当然也是一种理想程序。有的著者可能就在手稿本上进行修改，并直接将修改后的手稿本付印，所以在手稿本与修改稿本的具体区分上，有时也难以划出明晰的界限。即使一部图书曾经有过上述三种稿本形式，也未必都能流传下来。

不过，明确这几类稿本的概念，对判断认识我们所能接触到的稿本，是有意义的。

手稿本的用纸往往比较随便，书写也比较率意；有的装订成册，有的就是散页。如佚名《国学举要·经学之部》稿，以毛笔竖写在九页十六开机制纸上，书法行中带草，十分洒脱，文中有较多涂改增删，修改字迹与原文相同，可以判定其为手稿本。而《先君院试文稿记》等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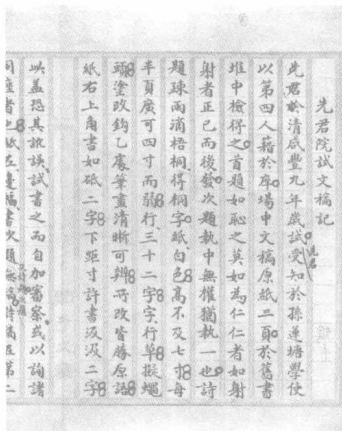


《国学举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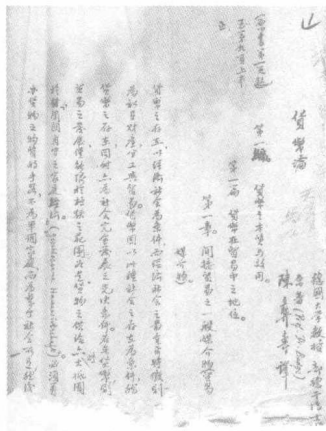
稿，以正楷书写于“赐予文稿”专用纸上，红色行格，半页九行，行十八字，断句处有圈点，只有个别字句的改动，稿纸且经托裱，当属修改稿本。从一九九八年十二月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所编印的《顾颉予纪念文集》中可以知道，著者顾颉予生前曾“辑有《文集稿》四卷，惜在解放战争初期于南通县三余北撤途中遗失”，幸存的零稿俱已编入《顾颉予纪念文集》中。而上述稿本也是在此次印刷过程中流散出来的。

翻译稿是值得注意的一种近现代稿本。中国古代虽有翻译活动，但传统版本学因局限于古籍范畴，极少关注翻译稿。然而翻译稿是中外文化交流中不可缺少的一环。笔者所得陈彝寿译《货币论》稿五十余页，以八开粉连纸，中分为两半页，毛笔竖写；书名下方标明“德国大学教授德干博士原著，陈彝寿译”，并用括号注出著者德文姓名。文稿书写清楚，改动很少；在大标题“第一编 货币之本质与效用”的天头，注明“原书第一页起至第九页上半止”；在正文第一次出现“(原注)”处的天头上，注明“注意！凡原书中之注解，译文中皆用‘原注’两字标明之，而于正文段落落后译注之。”由此可以断定这是译者交付出版的改定稿。译稿第一页上另有铅笔标出“26 / 3 / 6”，当是交付出版的时间一九三七年三月六日。

另一种近现代新稿本形态是记录稿。以记录稿成书，可以追溯到孔子的《论语》，但历来版本学中并没有涉及记录稿这个概念。到了民国年间，



《先君院試文稿記》



《陳彝壽譯稿》

公开演讲成为社会活动与学术交流的常用形式，演讲者有时没有讲稿，有时脱离讲稿随意发挥，根据记录稿整理成文也就成为惯例。在条件许可时，记录稿会提交演讲人审定，这样形成的文稿可以视为演讲人的著作。如《生长定律与产量曲线对于土壤肥力与施肥的关系》一文，全稿二十七页，红界行通用笺纸，以毛笔书写。篇名下方标“利查逊著，朱海帆译”，但文尾“注一”说明“本文系利博士在本所土壤肥料系学术讨论会讲演材料”。按利查逊博士是中央农业实验所英国顾问，抗战期间仍坚持在中国内地工作；朱海帆先生原供职于一九三五年成立的中央棉产改进所，一九三八年随该所进入中央农业实验所，为土壤肥料系研究人员，工作卓然有成；中央农业实验所的后身即江苏省农科院，所以此稿会在南京散出。朱氏在整理时，有改写，有增补，贴有多处浮签；也有删去整段、整页的，且在天头上写明删除的原因。由此不但可以看到利氏讲演的原始面貌，也可以看出朱氏整理的原则和过程。

又如一九六二年四月一日和三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防空学校校长梁斌在中国人民大学做《关于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报告，笔者所见有两种记录稿，一种是同年四月五日的打印稿，一种是根据录音整理的手写稿，打印稿对一些内容进行了模糊处理，但又有人用红笔做了多处补充，补充内容则出于手写稿。两稿相较，可以看出记录稿整理成文的反复过程。



《童年坎坷》稿插图

最有趣的是配图稿本。因为文字作者未必能画，善画者又未必能文，所以图文并茂的稿本存世尤少。笔者偶得无锡袁子勤先生《童年坎坷》手稿，著者一九一八年生，家境贫寒，小学毕业后学徒，进入商界；一九五六年上海商干校毕业，分配到新疆乌鲁木齐工作；一九六七年有机会回乡探亲，触动旧情，在当年八月写成此稿，约二万字，并以毛笔在二十四开大小的有光纸上，绘出“崇安寺及附近简图”、“惠山镇图”，及童年生活场景十九幅，装订为一册。袁氏文字平白如话，画笔稚拙，但真切地再现了当年无锡的民情习俗与市井风貌，是相当珍贵的地方史料。

稿本的版本价值，首先在于它的唯一性。即使经过多次修改的稿本，每一次的修改稿也都是孤本；未曾刊印过的稿本，其版本价值就更高。其次，稿本在内容上，最接近著者的本意；从著者修改的过程，亦可以见出其思想的变化。第三，稿本是最可靠的校勘对本，可以用来校正印本的各种讹误。最后，稿本保留了著者的手迹，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尤其晚清至民国年间的著者，在书法上都有相当的造诣；有的著者本身就是书法家，而稿本上的手迹往往与其书法作品有不同程度的差别，反映出其书法的另一种面貌。

以往版本学专著中介绍的稿本，都是古代大名家的作品。大名家的稿本自然格外珍贵，只是现在多已收藏于图书馆与博物馆中，今天的读者能接触到原件的机会微乎其微。笔者曾在韦力先生芷兰斋中，得见柯

召忞《新元史》手稿，这该是历代正史稿本中惟一现存于世的，自属近现代手稿中的珍品。获得这种藏品的机会，真是可遇不可求了。不过事物都有两方面，不少名家稿本，都已编辑出版，有些且据手迹影印，或制作成电子版，治学者完全可以利用，同样也具有一定的欣赏价值。

所以笔者认为，今天的藏书家、爱书人，不必寄奢望于大名家的稿本，只要是内容有意义、书法尚可观的文稿，尤其是毛笔书写的文稿，都不应错过。一方面，民国年间的许多学者，今人已相当生疏，一时难以判定其学术地位。即如上述《先君院试文稿记》等，笔者在买下时也不了解著者顾颉予是何许人，只从文稿中看出他曾中过秀才，书法亦佳。后来读到《顾颉予纪念文集》，才知道他出身南通书香世家，是民国初年“通州四才子”之一；毕生从事教育工作，抗战期间坚守民族气节；工诗文，善书法。又如翻译《货币论》的陈彝寿先生，查过多种工具书都未见其名，后来通过网络，才查到他是浙江鄞县人，字虎尊，一九〇二年生，一九二一年后在法国里昂大学留学，曾任黄埔军校八期、十期德文教官；一九三九年商务印书馆曾出版其《农业政策》，一九六三年台湾“国防”研究院还出版过他所译菲希特著《道德学体系》。顺便说到，黄埔军校正是从第八期改变了传统的苏式和日式教育，采用德式教育，规定学生必须选学英、德、日三种外语中的一种，所以陈氏该是黄埔军校最早的德文教官之一。

另一方面，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图书的出版远没有近二三十年这样滥，能够著书立说的人，大多是有相当学养根基的。就像《国学举要》这样的命题，著者能够举重若轻，提纲挈领，条分缕析，论国学造诣置诸名家之作中并不示弱。即使查不出著者的姓名身份，此类文稿也有一定的文献价值。

## 誊清稿本与编辑稿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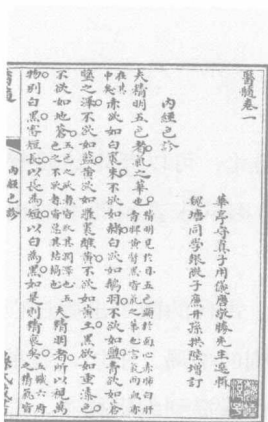
誊清稿本，也有人简称“清稿本”，但这容易被误认为“清代的稿本”，不甚妥帖。

誊清稿本一般是著者的定稿，也是交付印刷出版的底本，所以是与印本最为接近的稿本形态。誊清稿本有著者手自誊抄的，也有由他人誊抄的，但通常字迹较工整，装帧也较规范，很少写作、修改过程中留下的各种痕迹。这就使得誊清稿本很容易被混同于传抄本，不像手稿本、修改稿本与传抄本的区别那样明显，鉴别时尤须注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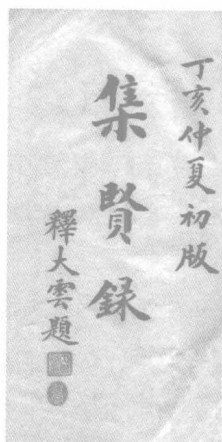
有些誊清稿本上，留下了著者的印章与题识，或者同时代人的相关题跋，都可以成为鉴定时的有力证据。利用已经确认的著者笔迹，与稿本的字迹进行比对，倘若两相吻合，则是最为可靠的依据。但更多的时候，稿本上直接提供的信息是不够充分的，这就需要从多方面进行分析了。

笔者所得《医髓》四卷，前二卷内科，卷三女科，卷四周身部。全书以毛笔抄写于专用稿纸上，共一〇八页；墨印版框，高一八〇毫米，宽一三〇毫米，文武边栏，内无界行，这种黑框无格纸，在清代使用不多；版心内单鱼尾及下方“孙氏藏书”四字为印刷，鱼尾上手书书名“医髓”二字，鱼尾下手书各篇目；少数页有眉批，为同一人所书；书法一丝不苟，楷体而富隶意，亦有特色。据纸墨而言，时代应不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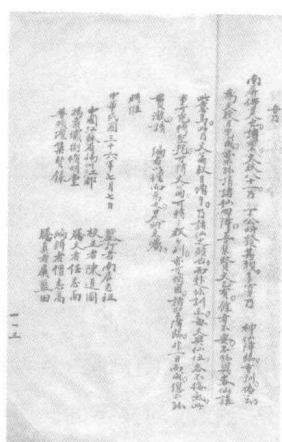




《医髓》卷首



《集贤录》扉页



《集贤录》版权页

于晚清。但由于书名页佚失，前后未见序跋，不能遽断。查相关工具书，仅见嘉庆年间高玉如《医髓》二卷，未见著录四卷本《医髓》，方考虑此为誊清稿本而未刊行者。此书实为前代中医典籍的选编本，各卷首署“华亭守真子用仪唐敬胜先生选辑，魏塘同学银微子廉升孙拱陞增订”，结合版心“孙氏藏书”，则此稿应出于增订者孙拱陞之手；且书首“医髓卷一”四字下方，钤有“魏塘湛子”篆书白文朱印，也可以作为佐证。

另有《集贤录》一册，编著者自言开坛扶乩，收集到“十洲三岛五岳三山天宫地府圣佛仙真”降坛写下的劝善文字一百余篇，分为三章，以墨笔抄写在毛边纸本上，高二三七毫米，宽一三五毫米，共一一五页，纸捻穿订，外包机制纸书衣。有趣的是，此书书名页明确地标示“丁亥仲夏初版”；书尾手书版权页的著录项相当规范，作上、下两栏，上栏是出版时间、出版者与书名：“时维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七月七日，中国江苏省扬州市江都扬寿坝修明堂普愿坛集贤录。”下栏是相关编辑人员：“鉴订者南屏老祖，校正者陈道图，誊文者任志面，编辑者僧志高，誊真者虞蓝田。”所以初看此本很像是抄本。然而题写书名页的释大云，署名下钤有“大云之印”朱文方印及“智定”白文椭圆朱印，正文中大云署名的两篇文章，也分别钤有这两方印；特别是《江苏江都扬寿镇普愿坛集贤宝录圆满之感想》一文，证明实际造作此书的就是

誊清稿本与编辑稿本